

国家阴谋

The State Conspiracy

千墨 著

天边的红霞渐渐变暗。
在正西方几片暗红色的红霞后面，
是泛着深邃天蓝色的天空。
那片天空不太明亮，也不暗淡，
几缕丝巾般的薄薄红霞飘在当中，
使云天更显悠远和神秘。

美国南方出版社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国家阴谋

千墨 著

责任编辑：向晖
版面设计：侯国强

Copyright © 2022 by Gan Mo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2年10月DWPC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260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 2022945446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2945446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478-0

作者简介

干墨，男，六十年代生人，政治学博士，旅美作者。

干墨的作品常以特定政治背景下的人类命运为主题，故事起伏跌宕，情节环环相扣，结果出人意料。阅读其作品时，读者需保持一定的推断力和想象力。

献给母亲！

目 录

相逢	001
告别	011
唤醒	019
归来	037
访问	045
笔记	053
视察	073
誓约	085
试验	100
长椅	106
李实	116
凌迟	126
还魂	142

彭思	153
宣判	173
间谍	186
动荡	199
改造	214
耳岛	227
老妇	242
幽宫	254
讹诈	273
会见	285
地穴	299
康讷	315
湮灭	329

相逢

天边的红霞渐渐变暗。在正西方几片暗红色的红霞后面，是泛着深邃天蓝色的天空。那片天空不太明亮，也不暗淡，几缕丝巾般的薄薄红霞飘在当中，使云天更显悠远和神秘。安妮的眼睛一直盯着那片天空，所有的思维都融入其中，好像在茫茫无底的天蓝色里搜寻着什么，四周燃烧的晚霞完全被她忽略了。艾伦则不同，他不停地转动着头，看着布满西天的彩霞，似乎不想落下任何一丝一片，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轻轻的赞叹。

这是 2035 年 9 月 16 日的傍晚，豪华游轮——玛莉莲号正在加勒比海由西向东航行。游轮巨大，游客众多。在白天，游轮变成一个喧嚣的游乐场，每一层甲板上都是熙熙攘攘的人。但当傍晚来临，西边的云团开始染上红色之际，嘈杂的游轮渐渐安静下来。大家驻足向西翘首，体会着漫天的红色从海天之际一直铺设到心里所带来的震撼。

晚风徐徐吹来，游轮缓缓移动。逐渐黯淡的天空给人一种与晚霞渐行渐远的感觉。在安妮的心里，却另有一番感受。一个多月前，那个被她给予厚望的、世界最知名的肿瘤治疗药物研发团队——文森特和他的六名助手，就是因飞机爆炸消失在了加勒比海这片云天的。当她看到深远的西天出现异样天象时，突然产生了某种幻觉，似乎那些睿智的灵魂正飘荡在那片云天深处。她排空心绪，试图要与它们进行心灵沟通，想从它们那里得到解除悬在艾伦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

某种启示。现在，那片天空在渐渐发暗，薄纱般的云丝也飘散殆尽，在她努力捕捉缥缈启示时，那些神灵似乎已悄然隐去。她的心里不由得生出深深遗憾，情不自禁地叹息了一声。

“真的太美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不仅还有晚霞，而且还有朝霞呢。”艾伦一边说着，一边用搭在安妮肩上的手轻轻地搂了搂她。

“嗯。”安妮微微仰起头，看着艾伦，眼里流露出爱怜神情，心却还停留在刚才的思绪里。

这时，游轮上的喇叭响起，晚餐时间到了。在甲板上观日落的人们纷纷移步，开始从不同方向陆续向宴会厅走去。大家兴致高昂，情绪热烈。安妮一直被模糊的情绪影响着，显得十分安静。艾伦知道她现在需要什么，拉着她的手来到可以看到幽暗海面的临窗餐桌前。

刚坐下，就听到一个激动的声音从宴会厅混杂的噪声中突围出来：“嗨！嗨！这是谁啊？不会真是安妮吧？”

安妮抬起眼睛。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士满脸怒放着笑容，左手高高举起打着招呼，右手牵着一位身着蓝色长裙的女士，兴冲冲向她走来。安妮的脸上突然有了表情，微笑着迎了过去。男士张开双臂，拥抱了安妮。

两人松开拥抱。安妮笑着问道：“嗨，查尔斯，你好吗？”

“好极了！好极了！这是杰西卡，我的太太。”查尔斯侧侧身子，把身后的女士让出来。

安妮与杰西卡也拥抱了一下，然后把艾伦也介绍给了对方。艾伦早就听安妮提到过这个读博士时的同学，忙绕过桌子，与他们握手。

“艾伦，我可知你，你会写诗。你的诗就像船锚，她飘到万里之外还能被锚得死死的，令人妒忌。”查尔斯一边笑，一边用手指着安妮说道。

“是吗？看来写诗还有点用处了。”艾伦调侃道。

“太有用了，特别在追美女的时候。可惜我只会写干巴巴的研究报告。”查尔斯的话把几个人都逗乐了。

“来，坐一起吧，这儿正好空着呢。”安妮向查尔斯邀请道。

“当然，当然。我们有四年多没见了。这些年你我都忙于自己的事情，几乎没有交流，真的有许多话要说。”查尔斯看来是个很随便的人，

没有征求杰西卡的意见，就给她拉过来一张椅子，然后自己一屁股坐在了杰西卡和安妮中间的椅子上。

“我早就想坐游轮游一游加勒比海，这次休年假，我们就选择玛莉莲号，了了心愿。你们呢？也是度年假来了？”查尔斯迫不及待地开口了。

“不。实际上我们在度蜜月。”安妮回答。

“那我要祝贺你啦。”查尔斯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你不是三年前就结婚了吗，怎么现在才度蜜月？”

“结婚时比较忙，现在有空就补了。”安妮不想改变轻松的气氛，敷衍地说道。查尔斯快人快语，但也很精明，马上意识到其中另有缘故，就没再追问。

“怎么样，这些年挺好吧？还在研究脑电波吗？”点完餐，查尔斯又率先发问。

“那还用问。坎诺伊教授不是说过脑电波是毒品吗？我想你也一定离不开它吧。”坎诺伊教授是他们的指导老师，他经常跟学生描述脑电波研究的迷人景象。

“绝对的，绝对的。”查尔斯边说边笑着点头。“你知道吗，我投身脑电波，杰西卡都有点妒忌呢。亲爱的，对吧？”他转向杰西卡，笑嘻嘻地说。

“难道不应该吗？每天看着我就像是要爬进我的大脑去偷取数据似的。”杰西卡微笑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看着兴高采烈的查尔斯，艾伦开始有点喜欢他了。这时候他愿意静静地听他们笑谈，享受这轻松惬意的气氛。

查尔斯好像装满了一肚子话题，引导着安妮从读书时的经历聊到毕业后的工作，从长着沙皮狗老脸的坎诺伊教授聊到娘娘腔的岛国男同学。他记忆好，又善模仿，许多过往轶事经他一演绎，更增添了生动和趣味。艾伦不禁对查尔斯的敏感和强记深感佩服，看到安妮也比较兴奋，落寞神情已无踪无影，心中暗暗高兴。

趣闻的交流结束后，两人开始转到对业务的讨论上来。四年前，查尔斯和安妮在获得了A国最负盛名的大学——戴顿工程学院博士学位后，查尔斯进入了A国著名的罗宾森脑科学研究所；安妮则回到H

国加入国家脑健康中心的脑电波研究项目中。聊到脑电波，他们兴趣盎然。这样，其他两人就完全成了听众。为了使大家参与感更强，查尔斯话题一转，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们知道世界上做人体冷冻最好的公司是哪家吗？”

艾伦是建筑师，平时对生物学、医学等方面的信息了解不多，自然不知答案。安妮则不同，她的工作与人体密切相关，一直关注相关信息：“你是说A国的阿多尼斯生命永续公司？”

“是的，就是这个以复活神名字命名的公司。他们最近委托我们一个大大的项目，要我们研究人类脑信息植入，就是将人的记忆等脑信息记录下来，然后再回植的技术。他们将长期资助研究，直到形成可靠技术。你觉得怎么样？”查尔斯得意地看着安妮。

“真是个好项目。”安妮感叹道。她的单位是国立研究机构，尽管有国家拨款支持，但研究项目由国家指定，要想从社会上寻得符合自身兴趣的项目几乎不可能。

“人体冷冻公司为什么需要脑信息植入技术？”艾伦问。

“啊，是这样。一些身患绝症的人希望通过冷冻技术将身体完好保存下去，直到绝症能够治愈那一天。冷冻人体最终要恢复原有能力才有意义，但是在冷冻和唤醒过程中，人的脑细胞可能被破坏，即便修复也可能失去原有状态。所以唤醒时，需要将原来的脑信息重新植入脑部，以恢复记忆和神经系统功能。”查尔斯道。

“脑信息植入研究恐怕有点早吧。目前人体冷冻和解冻还无法避免对细胞造成的破坏。如果躯体能被唤醒，大脑和其他器官可能早就不可用了，脑信息往谁的脑部植入呢？现在要解决的主要还应该是冷冻技术吧。”安妮一直觉得目前所有冷冻机构的技术水平都缺乏足够的可靠性，对它颇为失望。毕竟，把延续生命的希望寄托在一项没把握的技术上，没人会这么轻率。

“现在大部分人体冷冻服务商技术含量低，的确没有能力唤醒冷冻人，说不好听的，更像是冻肉厂。他们打着人体冷冻技术的幌子只是为了揽钱。当委托人不在，我都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处理掉那些冷冻人体。阿多尼斯生命永续公司跟他们不一样，它已经部分掌握了人体冷冻的核心技术，他们的快速冷冻技术可最大限度减少对细胞的损害。

他们还有两项技术来解决受损细胞难题。一是保存冷冻人的干细胞和大脑，在躯体唤醒过程中，用干细胞培育的新器官替换受损器官。还有就是利用纳米机器人，对破损细胞和器官进行修复。这都是当今最尖端的技术，他们已经在唤醒冷冻猴时进行了应用，收到了预期效果，可以说是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再经过一些年的改进，我觉得应用到人体没有问题。他们不想在取得阶段性进展的时候就被炒得火热，影响项目推进，所以在正规渠道我们得不到这些信息。”查尔斯好像早就准备好了答案，信心满满地说。

“这些都是真的？你怎么这么了解？”安妮原本像旁观者一样在点评，现在态度突然改变，急切地问道。

“当然是真的。这家公司和我们有长期合作。我还对他们的冷冻猴试验做过跟踪呢。去年，他们就应用纳米机器人和移植克隆器官的组合技术，把一只冷冻了十年的猴子唤醒了。”

“真的啊？”安妮的“啊”声拉得特别长。

“千真万确，我当时就在现场。说来也真有趣，当猴子苏醒时，你们猜它怎么着？”

“怎么着？”艾伦问道，“难道哭着叫妈妈？”

查尔斯笑了。“那有点夸张，不过也足够有趣了。当猴子微微睁开眼睛时，嘴角还一滴一滴地滴着血水，嘴里呼出若有若无的哨声，然后是轻轻地一声长叹，好像对人类打断了它的美梦心感遗憾呢。”其他三人都笑了起来。

“真逗，但我想那应该是肺部开始呼吸发出的声音吧？”安妮问。

“是的。就像新生儿需要哭来激发呼吸功能一样，只是猴子太虚弱叫不出来。嘴角的血水就是纳米机器人修复受损细胞留下的痕迹。”

“猴子现在还活着吗？”艾伦问道。

“它大概活了两周吧。前几天猴子的呼吸、消化系统都慢慢开始工作了，但是几天后它突然发烧，越来越虚弱，最后就不行了。当它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研究人员都哭了。”

“什么原因呢？”安妮问。

“因为感染吧。目前纳米机器人的作用还不够精准，比如在线粒体

修补上就做得不到位，免疫功能自然受影响。因此，他们安排了一系列更加深入的研究项目，委托给我们的脑信息植入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解决了这些微观问题，冷冻人的起死回生就有保障了。”

安妮好像从半空中飘下，踩到了踏踏实实的地面。这个信息如一束电光，把隐匿在沉沉黑暗中的希望照了出来，并且异常清晰。她心里充满了兴奋，但表面上仍然比较平静。这时，夜已深沉，宴会厅内早已只剩他们四人。安妮在心里沉淀下这个希望后，对后面的交谈有点意兴阑珊了。查尔斯以为安妮疲倦了，想想后面还有几天的时间，便很有礼貌地勒住了奔跑的两片嘴唇。大家互道晚安，各自怀着不平静的心情走出了宴会厅。

此时，游轮已经安静下来，各楼层的甲板已经空无一人。船底平滑地犁过海浪，发出轻轻的、有节律的“哗、哗”声，像是海洋在睡眠中舒缓地呼吸。深不见底的天空浮着一轮满满的圆月，照得从月前静静飘过的棉花云通体透亮，还在幽暗的海面上布下一层淡淡的光雾，使深沉的海洋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今天是中秋，多么明朗的月亮啊。”艾伦说道。

看到这迷人夜景，安妮不禁停下了脚步，转身坐在过道边的长椅上，朝大海痴痴远望，见艾伦也坐了下来，柔声对他说：“今天太兴奋了，我毫无睡意，想在这再坐会儿，你先去睡吧，别累着了。”

“这么美妙的夜景，我也舍不得去睡。我陪你吧。”

安妮不再说话，把头靠在艾伦的肩上。两个人静静地望着海面，想着各自的心事。

“安妮，你还记得在A国读书时我写的那首《月下》吗？”过了一会，艾伦打破沉默，突然问道。

“当然啰。你的诗好多都太沉郁，读完好一阵子不舒服呢。”说完，安妮轻轻背诵起来：

月光下，只一个转身，
就卷走所有称为光的东西。
寻觅，是深居简出的心事。
现在，圆月又出来了，
你那边呢，安妮？

我饮下所有月光。

蔷薇落满龟裂的窗台。

这时，只听到“兹”的一声轻响，安妮胸前海蓝色心形挂坠突然从顶端挂环边打开一个小口。安妮看着艾伦，笑着说道：“看你设的密码，我都不能念你的诗了。”她对着挂坠轻轻说了声：“海蓝心。”挂坠又发出“兹”的一声，自动闭合，就像一块毫无缝隙的完整蓝宝石。

四年前，安妮从A国学成归来，与青梅竹马的恋人艾伦终于团聚。就在那年的平安夜，艾伦正式向她求婚，并把带有特殊挂坠的蓝色项链郑重地挂在了安妮的脖子上。这个被称为海蓝心的挂坠有两枚硬币般大小，用纳米热电材料制成，耐水、耐温、耐磨，永不褪色，与透明的浅蓝色串珠项链深浅搭配，十分雅致。其实，海蓝心是一个容量巨大的声控存储器，还具有录音功能，打开后就可进行录音和数据存取的操作，它通过表层热电材料吸取体温充电，只要一直接触到人体，就可保证电量满格。安妮是个科技女性，对这个精美又实用的求婚礼物自然爱不释手，一直挂在胸前。她经常用它记录生活点滴，把它当成了日志记录仪。海蓝心的语音密码是艾伦帮她设定的，用的正是《月下》的最后两句，这样设置的目的，就是想让安妮经常回味他们相恋时无边的寂寞和思念。

艾伦悠悠地说道：“那天，也是这样一个中秋夜。感慨别人相聚甚欢，我俩相隔天涯，思念如海，寂寞如山，便把当时的心绪记录下来，让你也体会体会我的感受。”

“今天和那时情境可不一样，我一直在你身边，为什么突然提到那首诗呢？”

“呃——”艾伦迟疑了一下，然后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现在与你天天能在一起，但我还是经常被一种要失去你的情绪所包裹。”

“我还会有其他想法？”安妮微嗔道。

艾伦低下了头：“不是因为你。我对自己缺乏信心。”

“你——是担心它吗？”安妮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头，傍晚那片深邃的云天在脑中一闪而过。

“是啊。今天虽然聊得开心，但聊的内容不能不让我又想到它。我本已经走出了对生死的纠结，只希望着快快乐乐地走完最后的时光，

把对生命的热爱全部倾注在与你相伴的每一分钟里。但是，刚才听了查尔斯的介绍，像我这样的绝症好像还有再生的希望。对这种不确定的未来产生了想法，自然就会患得患失。”

安妮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去接他的话，因为她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艾伦是在向安妮求婚没多久诊断出脑部胶质细胞瘤的。医生告诉安妮，这种脑瘤发展迅速，即便手术切除，也极易复发，治疗前景极不乐观。所幸手术和随后的治疗比较成功，艾伦在半年后逐渐康复。有那么一段时间，艾伦的精神状态极差，想着才年过三十，生命就要走到尽头，心里无法接受。在安妮的悉心关怀下，才逐渐从绝望中走了出来。安妮知道自己是艾伦最大的精神支柱，果断决定在他恢复后与他举行婚礼。在甜蜜的婚姻生活中，艾伦的心情渐渐开朗，对生命的认识越发积极。在日常生活中，涉及艾伦病情的相关事情，安妮尽量不去提及。尽管艾伦逐渐能坦然面对病情，而安妮自己却不能坦然面对，因为她知道艾伦的健康也许不能维持长久。她尽可能地陪伴艾伦，享受生活的快乐，这次补偿性的蜜月之旅就源自于她的提议。平时，安妮特别关注脑癌治疗技术的发展信息，曾留意过人体冷冻技术，但它更像是科幻中的情节，遥不可及。今天，当得知这已是一项真实可行的技术时，她突然看到了希望。然而，那毕竟是一场生离死别，在艾伦尚未走到绝路的情况下，与他讨论这个问题，心里仍无法接受。

见安妮没有反应，艾伦用手肘捅了一下她的手臂，说道：“你怎么看？我们需要考虑冷冻吗？”

“你现在很健康。再说，出现万一，大家也会全力争取最好结果。我们现在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吗？”安妮声音有点颤抖地反问道。

“你难道觉得在我身上一定会有奇迹吗？我们都知道这个病复发是大概率事件，而且一旦复发，几无侥幸。”停顿了一会儿，艾伦又说：“我知道大家不会放弃，我也不会放弃。考虑这个方案并不是要放弃，而是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如果奇迹发生，我们也不损失什么。”

安妮眼睛有些发酸。她把头调转，面向沉寂的大海，然后又抬头往西边那片暗蓝色天空望了望。难道，难道这就是文森特在冥冥之中给她指的路？

“要不，我们明天再听听查尔斯的意见？在这方面他可比我们有见

识得多。”艾伦说道。看到艾伦这么坚定，安妮只得点了点头。

这一夜，艾伦躺在床上频繁翻身。对他来说，这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关键时机。从淡看生死到发现新的生机，求生的欲望被重新点燃。如果冷冻真的有光明的未来，死亡就只是一段长梦而已。有了这个前景，他再也不愿面对死亡，觉得过去的坦然只是对死神的屈服，是一种耻辱。与病魔缠斗在他的思绪里再没有了市场，他开始一心向往那个未来。然而，遥远的未来是那样不可知，甚至令人恐惧。如果他一人去到那里，没有一个同时代的人相伴，与所有人心隔千里，那就和被遗弃在陌生星球一样，这样的生存是他想要的吗？想着这些，他又有些迷茫和彷徨。而安妮呢，尽管内心已经接受了这项技术，但提前论及生离死别，触动了她心中最柔软的一隅，一种压抑的情绪蔓延开来。她感到自己就像在暗夜中面对一条巨川，黑暗在眼前不停地流淌着，绵绵无尽。

第二天中午醒来时，安妮已从抑郁中摆脱出来，开始能够理性地考虑艾伦的建议。

按照约定，午餐时分四人又在自助餐厅里聚首了。查尔斯是个容易把内心活动写在脸上的人，听艾伦说完他的身体状况，表情变得十分沉重，但当艾伦谈到想给自己制定一个冷冻方案，以应对生命绝境时，他脸上又布满了钦佩和犹豫。

“我亲爱的朋友，你对生命的达观真的让我震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在自己身体健康时就开始安排下辈子的事。我真的觉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有点残忍。”

“这有什么呢？我的生命并不会因为提前打算而缩短，更不会因为我不打算而延长。如果在我身上出现了奇迹，我的方案自己用不上，也可供后人参考嘛。”

查尔斯用右手食指指尖轻轻地刮着桌面，不安地问道：“呃——还有，你想没想过，如果你真的进入到某个未来，你如何面对时代冲突呢？”

“时代冲突？”

“这是搞人体冷冻的人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指未来被唤醒的人与所处时代格格不入，对新时代没有认知，找不到情感，找不到认同，时常处于情感荒漠和文化冲突中。”

“哦，是的，这是我唯一感到犹豫的地方。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生存是否有价值？”

查尔斯点点头，但终于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只得安慰说：“也许这是重生的代价吧，不过，生存总会体现出它的价值。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对，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是不会被环境困死的，终究会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的。我愿意帮你一起来安排这件事。”他用明朗的眼神看着艾伦。

“亲爱的，我知道你的顾虑，但我想你不会孤独。”安妮看着艾伦的眼睛说道：“不论你去哪个未来，我都会来陪伴你。”安妮觉得，这可能是对艾伦最有力的支持。她有决心这么做，但是如何能做到，她自己也还没有想好。

“你是说，你会和我一同去另一个世界。哦，你疯了，不！不！不！”艾伦开始紧张起来。查尔斯和杰西卡也瞪着眼，张着嘴，惊讶地望着她。

“别急，当然不是和你一同去。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也会想尽办法。有了冷冻技术，即便生时没机会，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会把自己留给未来，只是到时候你可要等着我哦。我们可是约好了要一起去火星旅游的。”

艾伦放下心来，打趣道：“这样啊，那还差不多。不过，如果我们未来某一时刻同时醒来，你可能会是我奶奶了。”大家哄地笑了起来，沉重的氛围一下变得轻松起来。

告 别

艾布德站在风帆大厦办公室的窗户前，俯瞰着长海市的中心公园，一言不语。艾伦坐在一边的沙发里，正抬眼看着他。艾伦提出的方案太突然、太大胆，艾布德的大脑正在经历一场风暴。

艾布德原本是个外科医生，从经营医疗设备起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建起了包括医疗设备公司、康复中心、医院等实体的布德医疗服务集团。商场上的磨砺，造就了他敢于冒险而又内敛沉稳的性格，但是涉及独生儿子生命健康问题，他一下就不淡定了。三年前当得知儿子罹患绝症时，他被绝望深深地笼罩着。在几近崩溃的夫人面前，他必须展示坚强的一面，为挽救儿子的生命操劳奔忙，让她感到希望。实际上，他所承受的打击一点也不比她轻。那是一种致命的内伤，把他坚强的内心都摧毁了。他好像丧失了奋斗目标，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工作热情，只把关注点放到拯救儿子身上。他让集团下属的布德医院邀请全国最好的脑科医生来诊治艾伦，使用了最好的医疗技术和药物，终于使艾伦的病情趋于稳定，这时他才略微放松下来。他知道儿子病情复发的可能性极大，常常在担心着这一天到来。他在布德医院专门建立了一个脑疾病控制室，一边追踪国际脑瘤治疗最新技术，一边与文森特肿瘤治疗药物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开展相关研究，但是两年来国际上在脑瘤治疗方面踏步不前。在与脑瘤赛跑的过程中，眼看着人类把宝贵时间一天天耗掉，这令他焦躁不已。现在儿子换了个角度提

出了一套续命方案，尽管它不能在当下解决脑瘤问题，但能够把生的希望保留下来，这的确让他舒了一口气。然而，对艾伦抗癌成功始终抱有一丝期待的他来说，接受这个方案意味着抗癌努力终将失败，会加快失去儿子的进程，这又让他心里颇感失落。

“就这样吧。如果真到那一步，我一定会为你们的未来做好安排。”第二天，艾布德和夫人面对艾伦和安妮，给出了答复。

艾布德做事向来雷厉风行。接下来，他筹集资金，为可能实施的冷冻方案建立了一个以艾伦名字命名的基金，专门用于将来艾伦的冷冻、唤醒、治疗和康复。他还飞到A国，与阿多尼斯生命永续公司洽谈，达成由阿多尼斯承担病人安乐离世、冷冻处理和唤醒恢复的意向。采用安乐离世可以与身体冷冻处理无缝衔接，尽可能减少肌体和脏器因缺氧而造成的伤害。在H国，安乐离世尚未合法化，委托A国的阿多尼斯承担这一系列任务就成为最合适的选择。然后他又委托H国国家脑健康中心对艾伦的脑信息进行采集。为保证在遥远的未来这些措施都能按既定要求实施，他还委托基金会和罗宾森脑科学研究所作为艾伦身体的监护人，直到艾伦完全康复。大局都安排妥当，他又把心思投入到布德医院脑疾病控制室，经常和医生、研究人员讨论脑瘤的治疗问题，继续与脑瘤赛跑。

脑信息采集是首先要做的事情，越早保留艾伦的记忆，痛苦的内容越少。国家脑健康中心的李维和安妮具体负责这部分工作。李维是一个年近四十、精力充沛的研究员，对脑电波爱得偏执。在他的居所和办公室，到处能看到用动物脑电图做成的装饰画。他喜欢阅读脑电波的书，讨论脑电波话题，闲暇时还编制脑电波游戏用于娱乐。脑电波之于他，就像附着在身上的牛皮癣，不但无法除去，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他，让他心痒难耐。由于这种偏执，没有女孩能够长期忍受他，因此他始终是单身一人。几年前他开始了记忆植入研究。他不断地教一只老猴在电脑上用他想出来的怪招下国际象棋，并把下棋时诱发的猴脑电波进行采集。他以老猴的脑电波为参照，对一只小猴反复进行大脑刺激试验，使之成功产生了相同的脑电波。在与李维的对弈中，小猴顺利下出了李氏怪招。这是H国第一例成功的记忆植入动物试验，为李维在脑科学研究方面赢得了声誉。安妮来到中心后，就

一直与李维合作。她对脑电波特别敏感，能从各种形态的脑电波看到其特有的意义，阅读一段脑电波，就能在脑海里呈现出它的大概内容。她一直打算用数字化技术把这种能力表现出来，使人们能够像看电影一样观看到人类的思维活动。

对于艾伦的脑信息采集，李维和安妮花了很长时间来设计和安排。记忆是采集的最重要内容，为充分记录艾伦大脑中储存的记忆，安妮邀请艾伦的爸爸、妈妈以及关系紧密的同学、朋友和同事，与艾伦共同追忆过往，唤起他对往事的记忆，尽可能完整地把他生命中有意义的经历都记录下来。

脑信息采集安排在布德医院的一间面积很大的病房里进行。这个病房有着宽大的落地窗，面朝大海，极目远眺，可以看到湛蓝的海水和模糊的天际线，让人感到轻松惬意。这样的安排有助于艾伦休息大脑，平息杂念，进入到深度回忆中。房间里放置着许多台脑电波记录仪，它们一端与总控制仪相连，一端与一个菠萝皮一样的头罩相连。记录仪会像吸铁石一样，把艾伦头脑中的电波一丝丝地吸入到仪器中来。

艾伦戴着头罩平静地躺在床上。记录仪通上电后，他感觉头罩里散开一股微微的热。这时，每台记录仪的屏幕都开始出现一个光点，它们以不同的幅度快速跃动着。仿佛艾伦头脑中住满了这种大小不同的萤火虫，终于挣脱大脑束缚，兴奋地朝着新住所奔去。安妮坐在床边，握着艾伦的手，与他平静地聊着往事。在她的引导下，艾伦的脑海里开始像电影播放一样，远逝的情景一幕幕呈现了出来。

从孩提时代起，艾伦和安妮就是同一小区的玩伴。他们一起在户外追逐打闹，玩过家家，一起上同一家幼稚园。艾伦比安妮略大，有时会捉弄安妮，但当安妮受到欺负时，又会挺身保护。两人在这种和睦和别扭中渐渐长大。在小学到高中的十多年间，两人共同的同学就像过筛子一样，一个个从身边离去，只有他们俩始终在同一个班上，自然而然地两人有了比其他人多一份的亲近。读大学那年，两人终于分开了。艾伦去了位于上海市市中心的东方大学，而安妮则在长海市市郊紧邻海滨的海明大学就读。面对陌生环境，两人都体会到那个默契的老同学不在身边带来的失落。两个大学虽然相隔不近，但是驱车往来并不需花太多时间。因着这种共同的感情需要，他们频繁见面。

分开后他们心里就会感觉空落，像排空的胃，巴心巴肠地等待着能量的注入。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见面的意义早已不在于通过谈论身边的奇闻逸事来相互愉悦或打发时光，而是为了达到内心的充实。两人在一起并没有太多的言语，看看书，聊聊天，喝喝咖啡，只要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便感心安。尽管两人中还没有谁主动表达过爱意，但内心似乎都已明了自己的归属。大二的时候，安妮的父母出车祸双双遭遇不幸，安妮承受巨大打击，一度悲痛过度，精神抑郁，难以自拔。在那段悲伤的日子里，艾伦一直陪在她身边，体贴得胜过亲哥哥，使她把对父母的依赖逐渐转移到他的身上来。到了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这个长久像影子一样的存在，已经占据了她的内心的所有空间，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依靠。她已经习惯了在考虑问题时去寻求他的目光，时刻在意味着他的神情。

在大三的某一个初夏的下午，他们俩坐在海明大学校园内海滩边一条面朝大海的长椅上，乘着阴凉，吹着海风，吃着冰激凌。她问他：“你的冰激凌什么味？”

“我们交换着吃吧。”艾伦老实地说道。

“我不要，你喂给我吃。”安妮用调皮的眼神盯着艾伦。艾伦用小勺挖了一勺自己的冰激凌，小心地递到安妮的嘴边。安妮用口咬住小勺不放松，已经变得温柔的眼神仍然紧盯着艾伦的眼睛。艾伦受到感染，把脸凑过去，在安妮的脸颊上印上了一个彩色的唇印。安妮一边拿走嘴里的小勺，一边放下手里的冰激凌，空出来两只手搂住艾伦的脖子，把自己花乎乎的嘴唇紧紧贴在了艾伦的嘴上。从这一刻起，两人曾经隐忍未发的激情便像开闸的洪水，酣畅地宣泄出来。

因为安妮的坎坷命运，艾伦对她自然多了一份呵护和怜爱。艾伦仪表堂堂，温文尔雅，是许多女生心目中理想的男友，但是为了全心全意地爱安妮，他从不给其他女生机会。罗娜是艾伦在东方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她痴痴地单恋了艾伦许久。罗娜性情柔顺，相貌甜美，是那种容易激起男人保护欲的小女子。她经常来宿舍找艾伦，有时邀请艾伦在校园散步，与艾伦在一起的时候显得相当快活，从头到尾都伴随着她清澈的声音。艾伦知道她对自己有好感，又不忍伤她，总是与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一天，在学校图书馆边上的小花园里，她

递给艾伦一幅自画像，说是自己绘画课最佳习作，要艾伦点评。艾伦大方地给了许多赞扬，自谦自己达不到她的绘画境界。罗娜要将画像送给艾伦，艾伦则婉转地说最好的画作应该自己留着。当罗娜颤抖地接过艾伦返还给她的自画像时，她的眼睛盈满幽怨，幽怨凝成水滴不断地从眼眶中溢出，默默地流满了脸颊。尽管艾伦心里颇感心酸和内疚，但还是没有动摇，铁着心把安静的罗娜送回了宿舍。第二天，罗娜就办理了退学手续，永远地从艾伦眼中消失了。

大学毕业后，艾伦在长海市的建筑设计事务所找到了自己的工作。他热爱这份工作，倾心为父亲的布德医疗服务集团设计了外形像船帆、高二十层的总部大厦。安妮则迷恋着她的生物工程，在海明大学继续深造，三年后又飞到A国在戴顿工程学院攻读博士。在分开的几年里，是艾伦备受煎熬的日子。尽管通信技术已经把万里之外的音容笑貌真实地传递过来，但是人的奇怪之处就在于，内心经常会固执地漠视眼睛和耳朵的贿赂，不亲自近距离地感受到恋人的气息，它就不会甘心、妥协。

相对于比较内敛的他，安妮显得更不安分，她不仅善于交际，而且活泼的性格也讨人喜欢。她身材姣好，相貌出众，艾伦知道追求她的人必然众多，从来就没有放下过戒心。当她长久不在自己视线之内时，心里自然少不了焦灼。过够了单身生活的艾伦，决定在安妮回国后就把她拴住。他暗暗设计好了自己的求婚计划，在安妮回国后的第一个平安夜就果断求婚，获得了成功，终于走完了甜蜜而又烦恼的漫长恋爱旅程。

想到这，艾伦感到一种莫大的幸福，他用眼睛看着安妮，她也正朝着他微笑。他双手紧紧握住她的手说道：“亲爱的，我有了你，真是天大的幸运。只是不知这种幸福还能维持多久。”

“放心吧，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的。”

脑信息采集一共进行了七天七夜。亲戚朋友像走马灯一样，轮着来与艾伦说笑。妈妈说到艾伦小时在小溪抓鱼被水蛇吓得奔命的尴尬表现；小学同学聊到艾伦上课时把坐前桌的安妮的头发绑在文具盒上的恶作剧；大学同学则提醒艾伦踢球摔断手臂那段痛并快乐的经历。许多早已忘记了的陈年往事被唤醒，艾伦觉得好像又重新经历了一次

过去的岁月。那些有趣的、充满欢乐的日子，让他感觉到这个世界竟然是这么美好。是啊，如果没有这个疾患，一切是多么完美啊。

但是，该来的终究会来。一年后，大夫很遗憾地告诉艾伦，他的脑部多个部位出现了新的肿块，脑癌复发了。部分肿块生长的部位比较特殊，不能手术切除，可选择的治疗方案比较有限，情况不容乐观。有过一次治疗经历，并经过几年的生死考量，这时的艾伦似乎比任何人都更加镇定。他完全遵循医生的嘱咐，轻松面对各种治疗。在近一年的治疗中，艾伦病情还在继续恶化。到后期，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那张神采奕奕的脸庞已经被病魔折磨得面目全非，消瘦、苍白的脸上两只眼睛像两眼被污染的死井，头发也变得稀疏干枯。由于出现脑疝，艾伦每日都要经受剧烈的头痛和呕吐，只有依赖镇痛药物，才能使症状得到短暂缓解。

艾布德知道艾伦的病情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状态，留给艾伦的时日已经不会很多了。根据艾伦的要求，艾布德召集家人商量启动安乐离世和人体冷冻计划的事。艾伦对自己的状况异常清楚，这种无效治疗除了徒增痛苦外，并不能遏制病魔行进的脚步。他已经能越来越清晰地看见死神的影子了。他劝说父母亲和安妮，不要再对这些治疗抱不切实际的希望，除了姑息性治疗，停止其他治疗，把自己转移到A国，实施安乐离世。安妮不愿说话，她看到他的生命力正在像霜打的树叶一片片飘去，越来越逼近生命终点，令她无法接受。她还不能平静地把终结生命当做等闲事情来讨论。艾伦的母亲则在一旁偷偷抹泪，说不出半句话，平时充满知性的她完全被悲痛所淹没。艾布德知道只有患者最清楚自己的身体感受，继续维持这种无质量的生存的确生不如死。即便再割舍不了，理性告诉他，听从艾伦的意见是最合理的。他答应了艾伦的要求，准备第二日就安排去A国的事宜。

莫里斯市是A国的科技重镇，集中了众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著名的戴顿工学院、罗宾森脑科学研究所和阿多尼斯生命永续公司都位于这个城市。城市临海靠山，在近山的一部分，街道蜿蜒曲折，森林般的树丛中掩映着许多古老的建筑，透出厚重的人文气息；在临海一侧，现代化建筑沿海排开，色彩斑斓，把大海点缀得活泼浪漫。

当艾伦一行到达莫里斯市时，阿多尼斯生命永续公司的工作人员与作为监护人的罗宾森脑科学研究所的代表查尔斯到机场接机。他们带着一辆救护车，接上艾伦一家便向医院驶去。安妮在莫里斯待了三年多，对这里很熟悉，但重新踏上这块土地，一点兴奋的感觉都没有。艾伦让安妮扶他坐起，目不转睛地从救护车后窗往外看去。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尽管身体极度虚弱，视力模糊，还是贪婪地搜寻着道旁的景致。毕竟这是安妮生活过、自己也曾梦中游历过多次的地方，对它早已心驰神往，再加之这可能是此生面对的最后风景，在投出去的每束目光中都饱含深情。

艾伦被安顿在阿多尼斯下属医院的普通病房，医院对艾伦的身体状况和病情进行了系统诊断和评估。在安乐离世申请批准后，他被转移到了专门病房。这里已经布设好了安乐离世和人体冷冻的设施，一旦进入程序，这些设施能够马上进入工作状态，确保患者在最平和的状态下离世，并以最快速度进入冷冻程序，保障身体不受损害。

病房分作里外两间。外间摆放着监测、注射的仪器设备，是病人居住的空间。里间是人体冷冻操作室，冷却浴缸、人工心肺机、身体降温设备、血液排放设备和保护液注入设备充满其间。操作室开有一道后门，与人体存储库有过道相连。艾伦一住进这个病房，就觉得自己已被死神牵住手，走上了不归路。他不愿看见通往里间的门，要求把病床调整方向，让那扇门永远地关在脑后。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真正进入这种状态，也不禁暗暗地悲伤起来。然而有什么用呢，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不进这个病房，不久也要进太平间。他在医院看惯了病人离世前的悲惨情景，当然愿意让自己走得更有尊严、更加体面。这么想时，心里渐渐平静下来。

尽管艾伦的决心是坚定的，但随着实施安乐离世日子的一天天迫近，对这个世界不舍的心情日益滋长，情绪开始波动。他有时变得像个孩子，对家人无比依恋。艾伦的家人都尽量陪伴在他身边，与他聊一些轻松的话题。

当最后的日子到来的时候，病房外的大窗户前挤着艾伦的监护人、律师和公证员等一干人，安妮和艾伦的父母亲则留在病房内看护着艾伦。医生、护士在里外忙碌着，病房内外气氛相当凝重肃穆。在准备

工作完成后，医生们有的守在仪器旁，有的站在了病床两边。一名护士挂好了注射药物，站在床头。艾伦的心里“咯噔”一下直往下沉，这是诀别的时候了，注入药物，自己就再不可能回头。不想往下走，但找不到终止的理由。父母亲先后来到艾伦身边，拥抱亲吻艾伦，做着告别。然后，安妮缓慢地走到了床头，看着直楞楞盯着自己的艾伦。安妮懂得他的意思，坐在床头抱住了他，嘴贴在艾伦耳旁，轻轻地说着什么。这让艾伦感到了安心。“该走了，我该走了。”艾伦已经不能发出清楚的声音，心里在给自己打着气。然后他用眼睛看着护士，停顿了好一会儿，微微地点了点头。病房内响起抽泣的声音，安妮的泪水也开始像泉涌似的滚了下来，但她还是强忍住哭声，轻轻地对他说：“亲爱的，你放心吧，我会去陪你，等着我，等着我。”

“等着我，等着我”的声音听起来是那样的清冽，把艾伦心里的雾霾一扫而光，大脑中突现一片空明。随之，他好像来到了黑暗的宇宙深处，面前只有一盏发着微光的灯，而自己正朝着远离它的方向飞速退去。顷刻间，黑暗一拥而上，把一切都吞没了。

万物都消失了。